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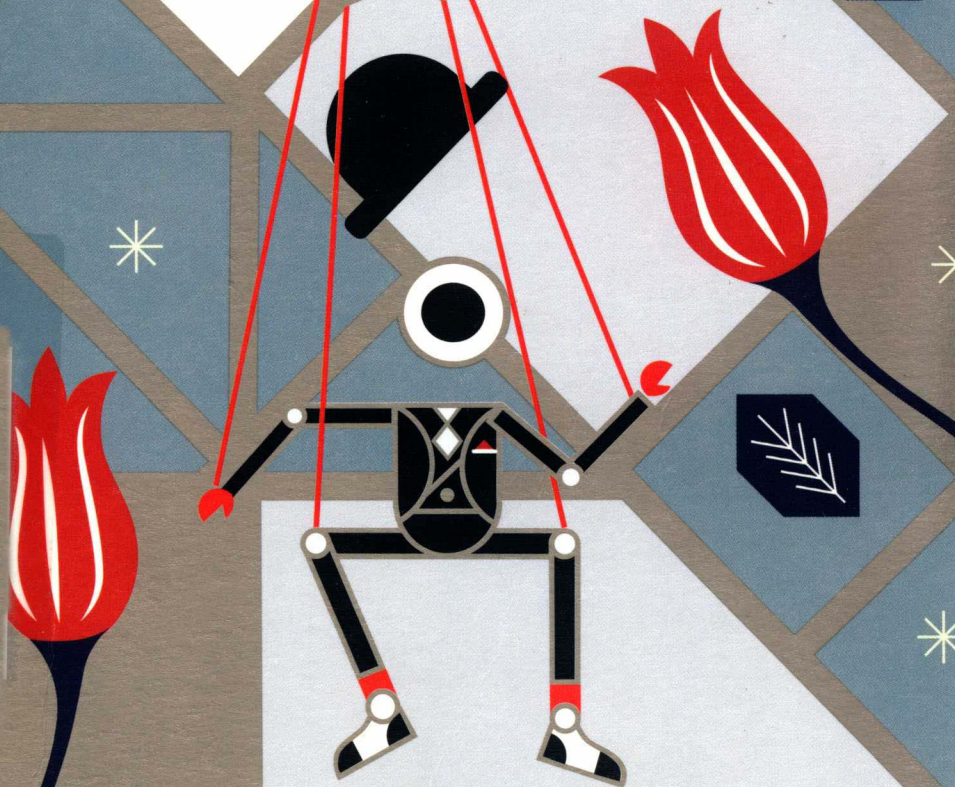
超级畅销书《苏菲的世界》作者最新长篇力作
孤独之书 | 七个陌生人的葬礼和一种心灵感应

JOSTEIN
GAARDER

傀儡师



[挪威] 乔斯坦·贾德 著
李菁菁 译



作家出版社

孤独之书 | 七个陌生人的葬礼和一种心灵感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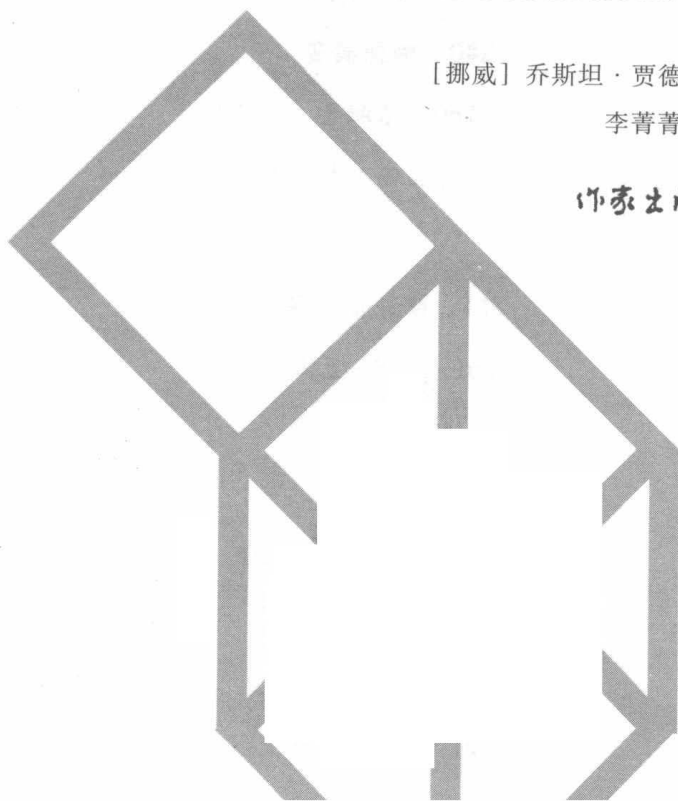
傀儡师

DUKKEFØREREN

[挪威] 乔斯坦·贾德 著

李菁菁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01-2017-102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傀儡师 / (挪威) 乔斯坦·贾德著; 李菁菁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9. 1

书名原文: DUKKEFØREREN

ISBN 978-7-5063-9948-7

I. ①傀… II. ①乔…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挪威-现代 IV. ①I53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1231号

DUKKEFØREREN

by Jostein Gaarder

Copyright © 2016 H. Aschehoug & Co. (W. Nygaard) A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 Aschehoug & Co.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傀儡师

作者: [挪威] 乔斯坦·贾德

译者: 李菁菁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苏红雨

装帧设计: 任凌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9 × 205

字 数: 159千

印 张: 8

印 数: 001-10000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948-7

定 价: 36.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2013年5月 哥特兰岛

001

埃里克 010

安德丽娜 042

鲁纳尔 067

格蕾特·西西莉 091

佩勒 107

安德雷亚斯 148

司文-奥克 162



2013年7月 罗弗敦群岛

195

乔恩-乔恩 197

阿格尼丝 226

2013年5月 哥特兰岛

亲爱的阿格尼丝，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说过要给你写一封信，无论如何，我要试着把它写出来。

我现在坐在波罗的海的一座岛上，一张很小的写字台摆在我面前，上面放着笔记本电脑。电脑的右边，搁着一个大雪茄盒。这个雪茄盒中有支持我完成一切回忆的内容。

这间饭店的客房很宽敞。若我从房间中央的椅子上站起来，可以在松木地板往前和往后各走九步。在这个空间里，我可以一边踱步，一边思考如何向你讲述我的故事。若我绕过沙发，便可在一张很窄的柚木茶几和两个靠椅间，或是在同样狭窄的、书桌和红色沙发形成的走廊间来回走动。

这间客房位于饭店的拐角处，一面窗户朝北，另一面窗户朝西。透过朝北的那扇窗，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古老的曾在历史上结成

汉萨同盟^①的城市，看到它那用饱含岁月风霜的石板铺就的街道。从朝西的窗户望出去，则可以看到榆树谷公园，还有远处的大海。今天的天气很好，我把两扇窗都打开了。

我已经在窗边伫立了半个小时，一直低头望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大部分人都穿着裙子和短裤，或是宽松的衬衫。他们大约是来过五旬节^②的游客吧。游客们大都成双成对，手牵手地走在路上，但时不时的，也会有几个吵吵闹闹的旅行团经过。

几个旅行团从我眼前经过后，我一直自以为我这个年纪的人远比年轻人安静的想法破灭了。中年人一旦成群结队出现，特别是几杯黄汤下肚后，那股喧闹劲儿可不是年轻人能比的。或许这是他们更人性化的一面？你看，他们一个个肆无忌惮地嚷嚷着：“快看我！”“你听我说！”“我们现在不是跟过节似的吗？”……

人性是不会随我们一同成长的。我们只能随人性一同成长。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性将会在我们身上愈加清晰。

本书注释均为译者、编者注。

- ① 汉萨同盟：“汉萨”，德语意为“公所”或“会馆”，最早是指从须德海到芬兰、瑞典到挪威的一群商人与一群贸易船只。它是十二至十三世纪中欧的神圣罗马帝国与条顿骑士团诸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以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主。十二世纪中期逐渐形成，十四世纪晚期至十五世纪早期达到鼎盛，加盟城市最多达到160个。
- ② 五旬节：即基督教的圣灵降临日，源自犹太人三大节期之一“七七节”，日期定在复活节后第50天。

我十分乐于俯视楼下的街道，这无形间拉近了我和街上路人间的距离。当然，我偶尔也会闻到从外面传来的气味，因为人类本身也是会散发出气味的，特别是在这样没有风且行人又摩肩接踵的夏日街道上。有时，我也会闻到路人手中的香烟味儿，那股烟味儿一直飘入我的鼻子里。我暗自享受着这一特权：藏身于一块蓝色的窗帘后，“光明正大”地“监视”我的“监控对象们”——路人，并且丝毫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甚至不会有人抬头往上看。不过，若是突然有风将窗帘吹起，我的位置就暴露了。我确实很享受这种站在二楼窗前的“特权”——观察别人而不被发现。远方的海面上有几艘帆船，我遥望着它们漂浮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过去的半个小时里，我仔细地观察了这三艘船上的白帆。今日无风，并不是适合扬帆远航的日子。不过，今天的天气确实很好。

其实，现在不光是要庆祝五旬节，要知道，现在正是5月17日，是挪威的宪法日和国庆节。想到这里，我有些莫名的感伤，这种感觉好似在陌生人中偷偷地为自己庆生一般：无人对我说“生日快乐”，也无人为我唱生日快乐歌。

在这里，听不到有人唱挪威国歌，也看不到什么挪威国旗。但我注意到，我的房间里铺着的一块针织地毯，它洁白的颜色让我想起了格利特峰^①。

① 格利特峰：挪威第二高峰。

再打量一番这间房，红色的沙发、白色的床单，还有天蓝色的窗帘，我意识到，这些都是挪威的颜色。

写到这里，我看了看今天的日期，发现距离我们上次在阿伦达尔的相遇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就在上个月同一时刻，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见到佩勒了，我不得不说，你们两个之间确实很有共鸣。

我和你之前只见过一次面。我还记得，那是在2011年圣诞节的前几天。我要好好地谈谈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背景故事。还记得，你当时让我解释我那时的行为。我一定要尽全力回答好这个问题。而且我也觉得现在是向你提问的最好时机。

那天下午，我闹了个大笑话，出了洋相，但你拉住了我，不让我离开那里。这件事至今都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相信，那天和我们同桌的人都和我一样吃惊，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我想，他们都和我有同样的疑问，那就是：你为什么要拉住我？为什么不干脆就让我离开呢？

可我又该从哪里开始讲起呢？我可以从哈灵达尔讲起，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然后，我再继续按照时间的推移慢慢讲到今天的我。或者，我可以反过来：从我这几天在哥特兰岛上的经历讲起，然后倒叙至我们在阿伦达尔的相遇。接着，再继续追溯那个悲剧的下午。我

知道，亲爱的阿格尼丝，那是你生命中最沉重的一天。最后，让我们一起回顾二十一世纪初埃里克·伦丁的葬礼。或许这样的讲述方式能够让故事在我的童年回忆中结束，给予它一个平和的结尾，让人更容易理解，而不是简单地写出宽恕的告白。

怎样才能清晰准确地理解与评判我们的人生？是该从一切事情的开端来看，还是专注于当下的某一天？后一种方法固然简单，因为所有的记忆都是新鲜的，但问题在于——人生中的一切事物并非拥有绝对的因果关系。人生无法后退，只能不断向前，而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不断地作出各种关键性的抉择。

人为何为人，何以为人，这或许是无解的。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尝试着去了解这个问题，但除了在“人性”二字下画上两笔外，还不曾有人得到更多的答案。

我离开了窗口，那三艘帆船在这样无风的天气下是不会出海的。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灵感，它让我想到了我们三人：你、我和佩勒。佩勒是一定要包括在内的。

不好意思，此刻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首小时候在周末学校学到的歌，我忍不住哼唱起来：我的船儿这么小，这片大海这么大……

我决定了：我要从中间开始讲述这个故事。故事就从我在埃里克·伦丁的葬礼上遇见你的表兄开始。然后，我会按照时间的发展顺

序，一直讲到我们十年后的初见。关于我在哈灵达尔的沉重经历，将在另一顺序中展开。



我亲爱的埃里克，我们敬爱的父亲和岳父

我们伟大的祖父、外公和曾祖父

埃里克·伦丁

他出生于1913年3月14日，于2001年8月28日

在奥斯陆平静地离世

英格伯格

乔恩-皮特 丽莎

玛丽安娜 斯维勒

丽芙-贝莉特 特鲁尔斯

西格丽德、伊娃、弗莱德里克、图娃、乔金、米娅

曾孙和其他家庭成员

葬礼将于9月5日（星期三）下午14:00在西阿克教堂举办

欢迎大家到教区大厅参加埃里克·伦丁的追悼会

埃里克

2001年9月初的一个下午，我们一大群人前去参加了埃里克·伦丁的葬礼。这群人之中有你的表兄特鲁尔斯，这就是我为何要从这里开始讲述的原因。十年后，我将再次见到他和丽芙-贝莉特，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阿格尼丝，这也是我与你初见。

西阿克尔教堂里人头攒动，大家肩并肩地跟随着推棺材的车走到下葬的地方。教堂外，阳光穿过树叶，洒落在地上，也刺入了人们眼中。当然，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让他们戴上太阳镜的好机会。合唱团的音调依旧在人们脑海中继续，雄伟的小号独奏和管风琴醉人的声音不停地回荡着。

牧师将一抔土撒在棺材上，完成下葬仪式。之后，我们重新回到教堂继续参加追悼会。这个季节气候温和，室外气温大概在二十度左右。当太阳躲到云层后面时，我们能够时不时感到从峡湾和低地刮来的清爽的风。

在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葬礼上，很容易忽视其中的某一个人，而这个

人则会独自站在树冠下，不与任何其他亲属交流。葬礼的核心所在，是每一位参与者之间亲密的关系。但是，大家又如何能够注意到会有个别人孤零零地待在这里，且和逝者以及悲伤的亲属毫无关系呢？

我在墓地上碰到了一些人，我同其中一位点头致意，他曾是我的学生，但我和他并无深交，所以不必在意他。不过，我确实注意到了另外一个肤色较深、身形高大的男子，我之前见过他，并且遇到过他很多次，而他本不该出现在这里，他是一个“局外人”。我还曾经梦到过他。他的样貌让我联想到一柄大镰刀。

教堂前宽阔的广场上，人们互相挥手、拥抱、问候，并进行着自我介绍。一些年长的人已被专人引领着，先行一步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其余身穿黑色礼服的人们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从教堂所在的小山坡下开始，绵延而上，蜂拥着进入教堂。

至于我，则已下定决心继续参加后面的追悼会。因为葬礼请柬上清楚地写着：“欢迎所有参加埃里克葬礼的人，继续参加他的追悼会。”我明白，这将带来“社交挑战”，但我已打定了主意。

步入教堂后，我选择了几乎是最前排的座位，在中心过道的右边。这样，我就能清楚地看到接下来的仪式，看到牧师和伦丁家族的四代家人们握手致意，其中有：第一代的英格伯格·伦丁，另外三个年纪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的孩子，还有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孙子孙女，以及曾孙子和曾孙女。

我试图从他们之中辨认出谁是玛丽安娜，谁是丽芙-贝莉特。我只知

道玛丽安娜是年长的一位，而且这两姐妹之间有明显的年龄差距，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场轻而易举的“挑战”。丽芙－贝莉特应该四十岁出头，她的姐姐玛丽安娜则与我同龄，大概五十岁。乔恩－皮特，是她们的大哥，和丽莎紧紧地站在一起。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丽莎是这家的媳妇，因为除了她之外，乔恩－皮特、玛丽安娜和丽芙－贝莉特都是一头金发，且相貌相似，而丽莎则是一头黑发。当牧师前来和他们握手致意的时候，我看到玛丽安娜和斯维勒手拉手，紧挨着坐在一起。我还注意到了一个是特鲁尔斯的男子，他给丽芙－贝莉特递去了一块手帕。

我花了很长时间来辨认年轻一辈的子女，不过，在走出教堂之前，我已经大致掌握了他们的情况。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伊娃和乔金的照片。如果我今天没有参加这场葬礼的话，我应该也可以在脸书（Facebook）和照片墙（Instagram）上面看到他们所有人的照片。但是，葬礼的请柬给我提供了一个关于他们年龄顺序的线索。因此，辨认出谁是西格丽德、弗莱德里克、图娃和米娅并非难事。西格丽德是第三代中年纪最大的孩子，快满三十岁了。她的怀里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坐在她身边的男子一定是孩子的父亲。那个看起来大约十五岁的女孩儿应该是米娅，她是伦丁家最小的孙女。乔金是倒数第二小的孩子。图娃可能比乔金大上几岁，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因此，也能很容易地被认出来。

牧师还在继续和所有的亲人一一握手致意。但是，其余的这些人中，谁和谁是兄弟姐妹，谁又和谁是表兄弟姐妹？葬礼的请柬上没有提供答案。我对他们中的亲子关系也进行了一番猜测，而这些猜测将

会在追悼会上揭晓。

今天这场葬礼的请柬放在我的衣服口袋里，上面印着一个巨大的圆圈，里面有曾孙们和其他亲友的名单。但是，我不知道孙辈中有多少人已经有了下一代，我也不知道这位老教授曾经见到过他们中的多少人。他可能有一个曾孙，也可能有很多个曾孙。世界上的很多语种中，会对这种情况进行语言上的区分。但是在挪威语中，对单音节的“屋(hus)”和“孩(barn)”这类中性单词没有区分，它们的非定指单数和复数形式是一样的。因此，我不能区分出此刻在教堂中，到底谁是谁的兄弟、姐妹、表兄弟、表姐妹、妯娌、连襟、侄子或侄女，无论是从挪威这边还是从瑞典那边，因为他们全部都被冠上了“其他亲属”这一名号。当然，我已经从葬礼讣告和牧师的悼词中获得了很多的信息，它们填补了我的一些信息漏洞：正如我怀疑的那样，西格丽德有一个快满四岁的儿子，叫莫滕，但是西格丽德和托马斯也有一个女儿，名叫米莉亚姆，她是伦丁家最年轻的一代。

牧师为这位瑞典的博士生绘制了一幅美丽的肖像。1946年秋，他乘坐火车来到奥斯陆，为了完成他的关于《埃达》^①，以及基于马格努斯·奥尔森^②长达半个世纪的挪威神话研究的学术科研工作，从而完成

① 《埃达》：两部冰岛关于神话传说文学作品集的统称，又称《伊达》或《伊达斯》，是中古时期流传下来的最重要的北欧文学经典，《埃达》有诗体和散文体两种，前者被称为《老埃达》，后者被称为《新埃达》。

② 马格努斯·奥尔森：Magnus Bernhard Olsen（1878—1963），挪威语言学家，《埃达》和古挪威语文字方面的专家，其主要研究理论包括地名与宗教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等。